

大语文

名师导读丛书

根据最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

童年

TONGNIAN



原著 / [苏联] 高尔基

主编 / 付 梦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

童年

TONGNIAN

责任编辑：李竹君 魏家艳

封面设计：叔云工作室

上架建议 课外阅读

ISBN 978-7-5621-6693-1



9 787562 166931 >

定价：22.80 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 / 付梦主编. — 重庆: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4.4

(名师导读丛书)

ISBN 978-7-5621-6693-1

I. ①童… II. ①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苏联 IV.
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45672 号

名师导读丛书

童 年

原著 [苏联] 高尔基

主编 付梦

责任编辑:李竹君 熊家艳

封面设计: **叔云堂工作室**

版式设计:罗智诚

出版发行: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地址: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

邮编: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:023-68868624

<http://www.xscbs.com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刷: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680mm×950mm 1/16

印 张:13.75

字 数:239千

版 次: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15年1月第1次

书 号:ISBN 978-7-5621-6693-1

定 价:22.80元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联系出版社调换。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阅读准备



作者对我说

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，都是由劳动、由人聪明的手创造出来的。我知道什么是劳动：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。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更强大，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。一切出色的东西都是朴素的，它们之所以令人倾倒，正是由于自己的富有智慧的朴素。

当你感到一切人需要你的时候，这种感情就会使你有旺盛的精力。每个人都知道，把语言化为行动，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。



名家推荐语

《童年》不仅是一部艺术珍品，而且是高尔基的传记，是他全部创作的注解，对于我们来说是极为珍贵的。

——（俄）丘科夫斯基

在俄国文学中，我从来没有读过比您的《童年》更美的作品。您还从来没有如此成功地显示过您的写作才能。

——（法）罗曼·罗兰

只有读过高尔基《童年》的人，才能正确地评论高尔基惊人的历程——他从社会的底层上升到具备当代文化修养、天才的创作艺术和科学的世界观这样一个阳光普照的顶峰。在这一方面，高尔基个人的命运，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，是有象征意义的。

——（德）卢森堡



作品简介

《童年》是高尔基以自身经历为原型而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（其他两部分分别为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）。小说讲述了阿廖沙（高尔基的乳名）三岁到十岁这一时期的童年生活，生动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俄国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，表现了高尔基对苦难生活的深刻认识和对社会人生的独到理解，字里行间涌动着生生不息的渴望与坚强。



作者介绍

高尔基（1868～1936），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，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之一。列宁称他是“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代表”。

高尔基出生在俄国中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一个细木工家里，四岁丧父，此后寄居在外祖父家里，那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。他从小就受到苦难生活的折磨，只读过两年小学，十一岁走入“人间”。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高尔基两次在俄国南部流浪。最后到梯弗里斯，进入铁路修配厂做工。1892年，他在《高加索报》上用“高尔基”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《马卡尔·楚德拉》，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。

1898年，他的第一个作品集《随笔与短篇小说集》问世，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。在1901～1910年间，他先后创作了诸如《小市民》《底层》《野蛮人》等许多重要的社会政治剧本，其中有的反映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人民的生活，有的揭露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市侩的精神空虚。1906年完成的《母亲》和《仇敌》是高尔基最重要的作品，也是他的创作达到新的高峰的标志。十月革命前后，高尔基写了许多重要作品：《夏天》《马特维·克日米亚金的一生》《海燕之歌》以及自传体三部曲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等。

第一章^①

本章导读

外祖母善良、聪明、能干、充满爱心，是千千万万俄国优秀女性的代表，对“我”的一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。本章末尾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写了外祖母的肖像和人品，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、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形象。

昏暗窄小的房子里，父亲摊手摊脚静静地躺在地板上。

他穿着一身白衣裳，光着脚，手指无力地打着弯儿。

他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了，成了两个黑洞；齙着牙咧着嘴，他像是在吓唬我。

母亲跪在他旁边，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，为父亲梳理着头发。

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，粗里粗气地自言自语着，眼泪不停地从她肿大了的眼泡里流出来。

外祖母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她也在哭，浑身发抖，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。

她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，我不愿意去，我心里害怕！

我从没见过这种阵势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。

我不明白外祖母反复给我说的是什么意思：

“快，跟爸爸告别吧，孩子，他还不到年纪，可是他死了，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

我一向信服我外祖母说的任何一句话。尽管现在穿一身黑衣服，显得她脑袋和眼睛都出奇的大，挺奇怪，也挺好玩。

名师点评

年幼的阿廖沙全然不知道人之生老病死，他只是存在于自己的童稚世界里，感受他的乐趣，外面环境的变化似乎对他没多大影响。此时的母亲和外祖母陷入了父亲死亡的悲苦中，而阿廖沙却觉得外祖母的装束和肖像很好玩。

① 根据高尔基的《童年》选编

我小的时候，得过一场大病，父亲看护着我，可是后来，我外祖母来了，她来照顾我了。

“你是哪儿的呀？”

我问。

“尼日尼，坐船来的，不能走，水面上是不能走的，小鬼！”

她答。

在水上不能走！坐船！

啊，太可笑了，太有意思了！

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的波斯人；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，沿着楼梯，可以滑下去，要是摔倒了，就会头向下栽下去。

所有的这一切我都非常熟悉，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上来的人。

“我怎么会是小鬼呢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多舌！”

她笑嘻嘻地说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爱上这个和气的老人了，我希望她领着我立刻离开这儿。

因为我在这儿实在太难受了。

母亲的哭号吓得我心神不定，她可是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过，她一向是态度严厉的。

母亲人高马大，骨头坚硬，手劲儿特别大，她总是打扮得利利索索的。

可是如今不行了，衣服歪斜凌乱，乌七八糟的；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，贴在头上，像个亮亮的大帽子，现在都耷拉在赤裸的肩上，她跪在那儿，有些头发都碰到了爸爸的脸。

我在屋子里站了好半天了，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，只

名师点评

外祖母的和蔼在阿廖沙心里种下了喜爱的种子。

名师点评

在阿廖沙的心里，一向坚强、严厉的母亲，现在却哭得如此伤心，足见生活给了她太大的打击，这是当时的阿廖沙不能理解的。

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，泪水哗哗地流。

门外噉噉喳喳地站着些人，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，也有警察。

“行啦，快点收拾吧！”

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。

窗户用黑披肩遮着，来了一阵风，披肩被吹了起来，抖抖有声。

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。我们玩着玩着，突然天上一声雷响，吓得我大叫一声。

父亲哈哈地笑起来，用膝盖夹住我，大声说：“别怕，没事儿！”

想到这儿，我突然看见母亲费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，可没站稳，仰面倒了下去，头发散在了地板上。

她双目紧闭，面孔铁青，也像父亲似的一咧嘴：“滚出去！阿廖沙，关上门。”

外祖母一下子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，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，痛苦地呻吟着，把牙咬得直响。

外祖母跟着她在地上爬着，快乐地说：“噢，圣母保佑！”

“以圣父圣子的名义，瓦尔瓦拉，挺住！”

太可怕了！

她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爬去，来回地碰他，可他一动不动，好像还在笑！

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，母亲有好几次站起来都又倒下了；外祖母则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，跟着母亲滚来滚去。

突然，在黑暗中，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！

外祖母念道：“噢，感谢我的主，是男孩！”

外祖母点着了蜡烛。

名师点评

写母亲分娩时的过程，紧闭的双目，铁青的面孔，痛苦的呻吟，将人物形象刻画得鲜明而具体。

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，也许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。
我记忆中可以接上去的另外的印象，是坟场上荒凉的一角。

下着雨，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，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在墓坑。

坑里全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有两只已经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。

站在坟旁边的，有我，外祖母，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、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

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，埋吧！”

警察下着命令。

外祖母又哭了起来，用一角头巾捂着脸。

乡下人立刻撅起屁股来，往坑里填土。

土打在水里，哗哗直响；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，往坑壁上爬，可是土块很快就又把它们打了下去。

“走吧，阿廖沙！”

外祖母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挣脱了，我不想走。

“唉，真是的，上帝！”

不知她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在埋怨上帝。她默默地站在那儿，坟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刮起风来，雨给刮走了。

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，啪叽啪叽地响。

外祖母领着我，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，走向远远的教堂。

“你为什么不哭？应该大哭一场才对！”走出坟场的围墙时，她说。

“我不想哭。”

“噢，不想哭，那就算了，不哭也好！”

名师点评

至此，阿廖沙似乎隐约地懂得了什么，看着父亲被土掩埋，虽然他内心深处并没有太大的波动，但众人的表现也无形中将他带入了一种心酸的氛围。此时，悲从中来，他不愿离开了。

我很少哭，哭也是因为受了气，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。我一哭，父亲就笑话我，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：“不许哭！”

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，走在肮脏的街道上。街道很宽，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。

“那两只青蛙还能出来吗？”

“可能出不来了，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，没事儿！”

不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没有这么频繁地念叨过上帝。

几天以后，外祖母、母亲和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。

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，包着白布，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，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上，从小小的窗户向外望，外面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，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。

我本能地跳了起来。

“噢，别怕！”

外祖母用她那双温暖的手把我抱了起来，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。

水面上灰雾茫茫，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，马上就消失于浓雾之中了。

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颤抖，只有母亲，双手枕于脑后，靠着船站着，一动不动。

她脸色铁青，双腿紧闭，一声不响。

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连衣服都变了，我觉得她越来越陌生。

外祖母常常对她说：“瓦尔瓦拉，吃一点东西吧，少吃点儿，好吗？”

母亲好像没听见，依旧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，和母亲说话声音就

名师点评

母亲的表情自从父亲去世后就没有再变过，变的只是她以前女强人的角色。这使年幼的阿廖沙越来越捉摸不透了，所以感觉到她越来越陌生了。

大了点儿，可也很小心，似乎还有点胆怯似的。

她像是有点怕母亲，这使我和外祖母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多夫，那个水手呢？”

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。

什么？萨拉多夫？水手？奇怪。

这时船舱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，他穿着一身蓝衣服，拿着个木匣子。

外祖母接过木匣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。

她伸直了胳膊托着木匣走向门口，可她太胖了，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。

她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看你，妈妈！”

母亲叫了一声，夺过棺材，她俩走了。

我还在舱里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。

“啊，小弟弟死了，是吧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萨拉多夫呢？”

“是个城市。你看，窗外就是！”

窗外的雾气中时而露出移动着的黑土地，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块。

“外祖母呢？”

“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。”

“埋在地下？”

“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？”

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埋了两只青蛙。他抱起我来，亲了亲。

“啊，小朋友，有些事你还不懂！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，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，你看她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啊！”

汽笛呜呜地响了。

我知道这是船在叫，所以并不怕。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，跑了出去，边

跑边说：“得快，得快！”

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跑了起来。

门外，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楼梯上镶的铜片闪着光。

往上看，一些人背着包袱，提着提包在走动。他们要下船了，我也该下了。

可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，有人对我嚷了起来：“谁的孩子啊，这是？”

“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。”

人们摸摸我、拍拍我，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最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，把我抱起来说：“噢，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，从阿斯特拉罕来的。”

他把我抱回到舱里，扔在行李上，吓唬着我：

“再乱跑我要揍你了！”

我呆坐着。

头顶上的脚步声、人声安静下来，轮船也不噗噗地响了，也停止了打颤。

舱里的窗户外边挡着一堵湿漉漉的墙，舱里黑黑的，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，挤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就这样永远被扔在了船上？

我去开门，开不开，铜门把手根本就扭不动。

我抄起装牛奶的瓶子，拼命向门把手砸过去，瓶子碎了，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。

我非常沮丧，躺在包袱上，悄悄地哭了起来。最后，我噙着泪水睡着了。

轮船的噗噗的颤动把我惊醒，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，像个小太阳。

外祖母坐在我身边，皱着眉头梳头，她不停地自言自语地念叨着。

她的头发特别多，密实地盖住了双肩、胸脯、膝盖，一直耷拉到地上。

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揽起来，费力地把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。

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，黑眼睛生气地盯着前面的头发；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，显得很可笑。

她今天不高兴，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，她的语调还像昨天一样温柔：“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是他在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头发！”

名师点评

顺从中表现了外祖母对阿廖沙的关爱和体贴，也展现了外祖母温顺的性格。

“年轻的时候，这是我可供炫耀的宝贝，可现在我诅咒它了！”

“睡吧，我的宝贝，天还早呢，太阳刚出来！”

“我不睡了！”

“好，不睡就不睡了。”她立刻就同意了，一面编着辫子，一面看了看躺在沙发上躺着的母亲，母亲躺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像根木头。“好了，你说说，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？小点声告诉我！”

她说得温和甜蜜，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，我记住了每个字。她笑的时候，黑色的眼珠亮亮的，闪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愉快，她牙齿雪白，面孔虽然有点黑，可依旧显得年轻。她脸上最煞风景的大概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、红鼻子头了。

她一下子从黑暗中把我领了出来，走进了光明，还为我周围的东西带来了美丽的光环！

她是我永远的朋友，是我最了解的人，我与她最知心！

她无私的爱引导了我，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！

40年前的这些日子，轮船这样缓缓地前行着。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，我还能清晰地回忆最初那美好的几天。

天气转晴，我和外祖母整天都在甲板上待着。

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，秋高气爽，天空澄澈，两岸的秋色很浓，一片收获前的景象。

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，隆隆作响。

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。驳船是灰色的，像只土鳖。

景走船移，两岸的景致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，城市、乡村、山川、大地，还有水面上漂着的那些金色的树叶。

知识链接

驳船：本身无动力或只设简单的推进装置，依靠拖船或推船带动的或由载驳船运输的平底船。

“啊，多美啊！”

外祖母容光焕发，在甲板上走来走去，兴奋地瞪大了眼睛。

她偶尔站住，立在那儿，看着河岸发呆，她两手交叉放在胸前，面带微笑，眼含泪水。

我扯了扯她的黑裙子。

“噢，我好像睡着了！”

她一震。

“你为什么哭啊？”

“亲爱的宝贝，我哭是因为我太快乐了！”

“我老了，你知道，我已经活了60年了！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妖魔鬼怪，也有圣人贤士。

她的声音很低，脸紧紧挨着我的脸，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令人兴奋的力量。

她讲得流畅自然，非常好听，每次她讲完了，我总会说：

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好，再讲一个！”

“有一个灶神爷，坐在炉灶里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心，他哎哟哎哟地直叫：‘哎哟，疼啊，我受不了了，小老鼠！’”

讲着，外祖母抬起一只脚，晃来晃去，假装非常痛苦，好像她就是那个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。

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，都是些留着胡子的高大的男人。

他们夸赞外祖母讲得好，要求：

“再讲一个，老太太！”

还说：

“走，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！”

餐桌上，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，让我吃西瓜，还有香瓜。

不过，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人，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，他看见了会毫不犹豫地夺过水果来给你扔到河里去的。

名师点评

生活的打击依然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母亲，她变得寡言少语、面如土灰。而不谙世事的阿廖沙却理解为母亲刻意地躲着大家。

名师点评

父亲的去世，对大家都是有打击的，而外祖母因为经历得多，所以比其他人更能承受得住。母亲的悲痛她也感同身受，她想尽力使母亲开心起来，可是母亲的悲苦实在太深，笑也只是勉强。

名师点评

外祖父出场时的这一系列肖像描写似乎就没给人留下什么好的印象。

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，上面钉着铜扣子，整天像喝得醉乎乎的，人们都躲着他。

母亲极少上甲板上来，她躲着我们。

母亲身材高大而且挺拔，面孔铁青，辫子粗大，盘在头顶上，像王冠似的。

她永远沉默着，好像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，她那一双和外祖母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，好像永远在从遥远的地方冷漠地观察着人世。

她曾经严厉地说：

“妈妈，人家可都在笑话你呢！”

“我不在乎，尽管去笑话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！”

我的头脑中还清晰地记得，外祖母一看见尼日尼，就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她兴奋地拉着我走到船舷旁边，大声地说：

“你看看，啊，太美了！”

“那就是尼日尼，天啊，多像神仙住的地方！”

“你看，那是教堂，好像是在空中飞翔！”

她兴奋得几乎流出泪来，央求着我的母亲：

“瓦尔瓦拉，你快看看啊！”

“你可能把这地方都忘了吧，快看看呀，你会高兴的！”

母亲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。

轮船泊在了河当中。

河上挤满了船只，成百根桅杆耸向天空。

一只装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，人们从船上搭好梯子，爬到了轮船的甲板上。

有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儿走在最前面，他穿着一身黑，胡子是金黄色的，鼻子是弯的，眼睛是绿的。

“爸爸！”

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喊一声，扑到了他的怀里。

他抱住母亲，抚摸着她的脸，声音很尖地喊着：

“噢，傻孩子，怎么啦？”

“唉，你们这些人啊！”

在这同时，外祖母则像个转起来的陀螺，一眨眼就和所有的人拥抱、亲吻过了。

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：

“噢，快快，这是米哈伊尔舅舅，这是雅科夫舅舅，这是娜塔莉娅舅妈，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，表姐叫卡杰琳娜！”

“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怎么样，多不多？”

外祖父问外祖母：

“身体怎么样，老妈妈？”

他们吻了三下。

外祖父把我从人堆中拉了出来：

“你是谁啊？”

“我从阿斯特拉罕上来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噢，天啊，他说的什么呀！”外祖父问我母亲，没等我回答，就一把推开了我。

“啊，看看，颧骨跟他父亲一模一样！好了，下船吧！”

下了船，沿着斜坡往上走，斜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，路的两侧长满了枯黄的野草。

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他的个头很小，刚到母亲的肩膀，他走路走得很快，而母亲则像在空中飘浮着似的，俯视着她的父亲。

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我的两个舅舅：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，他像外祖父一样干瘦干瘦的；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，打着卷儿。

还有几个胖胖的女人，穿得很鲜艳；6个孩子在最后面，都默不作声。

和我走在一起的是外祖母和小个子舅妈娜塔莉娅。

这位舅妈脸色苍白，蓝眼睛、大肚子，走起路来很吃力，常常停下来，喘着气：